

# 從友善身心障礙者的服務中， 發現翻轉美術館的力量！

文／洪威誌（臺灣藝術研究院採訪編輯）

「公民權首先從文化權的平等開始！」高美館館長謝佩霓自2009年上任後，開始推行「文化平權」的觀念，強調任何弱勢族群都有平等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尤其是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例如對身障者提供無障礙環境，如有需要，服務員也會隨侍在旁；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上午固

定有手語導覽，聽障者亦可透過預約方式安排手語導覽員；在特定展覽製作浮雕圖卡與點字書，並運用美術資源教室讓視障者可做DIY教學活動，導盲犬亦可進入美術館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就是要讓身心障礙的朋友來到美術館，都能與任何觀眾一樣感受到友善的服務。



1|2

1 高美館於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上午皆有手語導覽活動服務聽障朋友。（攝影：葉煌凰） 2 高美館在2009年與法國羅浮宮合作推出「雕塑中的律動：羅浮宮Touch Gallery計畫」展，展覽中的雕塑品皆可讓人觸摸來感受它的形體與肌理，並製作了點字的說明牌，服務視障朋友。（攝影：林宏龍）

## 透過展覽，打造無障礙服務

藝文活動本身在社會中就是一種弱勢，弱勢族群想參與藝文活動，更是弱勢中的弱勢。然而，要說服一般人走進美術館就已經很困難了，但高美館卻還要說服身心障礙者走進美術館，而且要讓他們在美術館裡也能體驗到藝術給人的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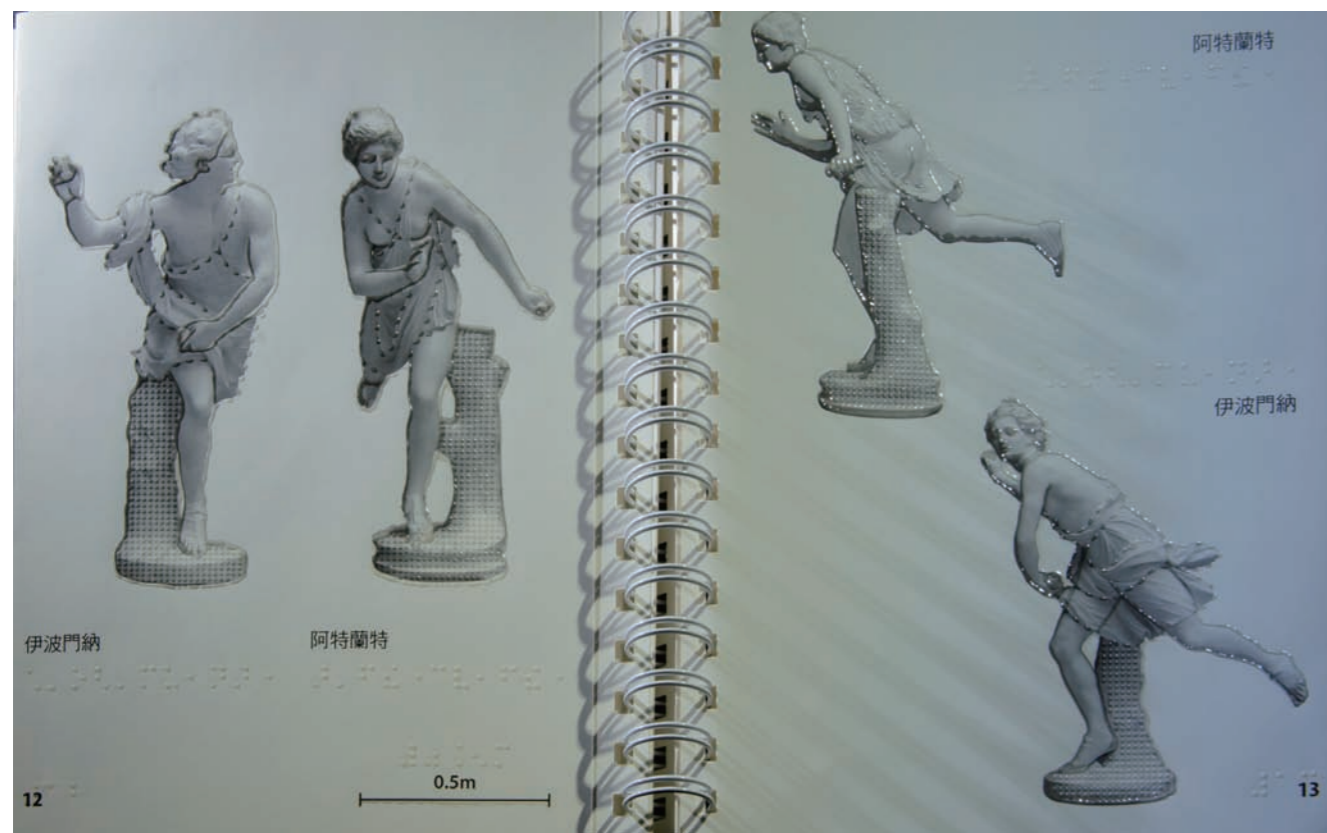
高美館在2009年與法國羅浮宮合作推出「雕塑中的律動：羅浮宮Touch Gallery計畫」展，正式啟動了弱勢服務的升級規劃。展覽中的雕塑品皆可讓人觸摸來感受它的形體與肌理，還製作了點字的說明牌、附有點字與圖像浮雕紋路的展覽專輯，可說是完全針對視障朋友做的展覽，卻也讓明眼人在視覺之外有了新的藝術體驗。

高美館教育推廣組組長張淵舜表示，法國的法律規定，羅浮宮必須提供給視障者一個合理、全然式的展覽，比如視障者一進到展場的平面圖是用點字板，他就可以知道這個展場大概有什麼

東西，進到展場後，地上就有導盲膠條，牆上會設置扶手作為動線，他沿著扶手到作品前時，會有個環狀凸起的裝置提醒他作品的位置，那裡會有塊點字說明牌，而作品都是可觸摸的，所以視障者進到展場，不用依靠別人來協助他，就能夠「自導式」完成展覽體驗。

「雕塑中的律動」是高美館第一次與羅浮宮合作，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展覽，對視障服務起一個帶頭作用，羅浮宮也樂意提供高美館這樣的授權，透過羅浮宮藝術集團的贊助，將羅浮宮該展的作品翻模複製到台灣，然後再與台灣的雕塑家商借可觸碰的作品，完成了這次的台法合作。

雖然有了羅浮宮的經驗在先，還有楠梓特殊教育學校的指導，但為求視障服務可以盡善盡美，在開展前找來了台灣導盲犬協會帶著視障朋友與導盲犬進來體驗，修正服務的盲點，畢竟視



◀ 高美館「雕塑中的律動：羅浮宮Touch Gallery計畫」展覽專輯附有點字與圖像浮雕紋路，是完全針對視障朋友的需求進行設計，也讓明眼人在視覺之外有了新的藝術體驗。(攝影：林宏龍)

障者在展場裡遭遇的問題，對已習慣展場環境的明眼人來說，是一個從未感受過的經驗。

為了豐富視障者的藝術體驗，高美館亦在「美術資源教室」設計了DIY課程，負責協助這項活動的服務員林秀眉表示，2010年的「讓愛零距離、藝術親體驗~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展覽，他們將館內「美術資源教室」佈置成畫室，讓視障朋友可以透過觸摸畫筆、畫布與瓶瓶罐罐的顏料，瞭解畫家的工作情形；裡面還有一些頭像雕塑、以及翻模自藝術家張啟華作品的玻璃纖維浮雕，讓視障者可以觸摸，然後再邀請藝術家張錦郎來教導視障朋友，如何透過泥土捏出自己的頭像。

資源教室平常就可接受預約來安排活動，每次都不盡相同，像是讓視障者觸摸雕像，讓他們去比較與剛採下來的大理石的觸感有何不同，後來這裡成為視障團體「玩」得最開心的地方。

#### 跨出第一步：如何讓身心障礙者走進美術館

張淵舜表示，從羅浮宮引進這個可觸摸的雕塑展後，讓高美館導引到對視障者的體驗服務，從而對特殊的觀者有更深入的了解，不僅擴大了高美館與社福團體的合作連結，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也開啟了高美館內部人員一連串的自我學習與成長。

首先，如何讓身心障礙者來到高美館，就是個問題，包括交通不便、生活型態無法配合、或訊息無法傳播到他們身上。林秀眉就發現，之前習慣將活動安排在下午，接觸了視障團體後才知

道，下午是他們要去做按摩工作的時間，所以任何關於視障者的活動要盡量安排在早上；此外，視障者平時很少出門，會走的路都是固定的路線，去陌生的地方都需要家人或志工陪同；如果對象是聽障者，還要透過手譯員的臉書、傳簡訊告知或是發傳真到協會，以文字代替聲音。

因此，為了讓身心障礙者能夠不畏千辛萬苦，來美術館看一次展覽，在做展覽或活動邀約時，最好是透過團體或協會進行，也因此開始了與導盲犬協會合作的契機。由於導盲犬協會為了訓練導盲犬，需要帶領導盲犬去各個環境訓練，因此高美館首先開放導盲犬入內，雖然全國的導盲犬並不多，但當美術館都可以開放讓導盲犬入內時，就起了一個帶頭的示範作用，像高美館周邊店家幾乎都開放讓導盲犬入內，因為人們會問：「導盲犬連美術館都可以進去了，為什麼你們店家不行？」

現在和高美館配合的單位，除了導盲犬協會外，還有楠梓特殊教育學校、伊甸園基金會、高雄市調色板協會等等，醫院也會帶精神障礙的患者來美術館參觀，轉化患者的情緒，如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而盲人重建院更把每月帶團來一次高美館當作常態性的活動，事先他們會先打電話跟服務員預約確認，然後到高美館待上一整天—半天在資源教室、半天在展場，中午休息時服務員會為他們找吃飯的地方。服務員葉煌鳳表示：「我都跟他們說，我們來幫你設想，你只要把人帶過來就好。」



1|2 1 高美館透過「美術資源教室」的規劃，設置頭像雕塑，讓視障者可以觸摸，並用泥土捏出自己的頭像。(攝影：林秀眉)  
1|3 2-3 高美館於國際身心障礙日舉辦體驗活動，讓視障者觸摸雕像，比較與剛採下的大理石觸感有何不同。(攝影：林秀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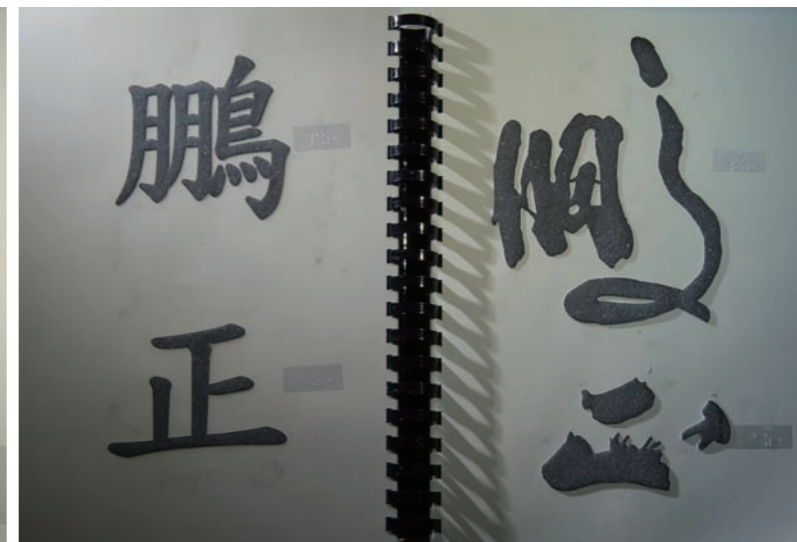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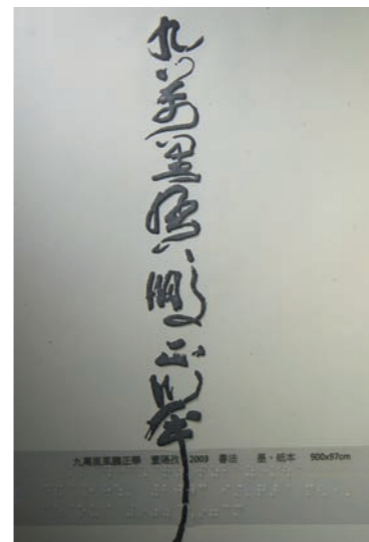
### 視覺轉譯：可用手指閱讀的圖卡

製作視障者專用的導覽書亦是一項艱難的挑戰，因為要如何將平面的圖像，轉化為可觸摸、有立體感的浮雕，或是用凸出的膠膜以線條勾勒出可被認知的輪廓，讓視障者摸得出來，是一種專業。

負責這項業務的葉煌凰談到，一開始什麼都不懂，只好請教視障團體的老師，在藝術家米羅的「女人·星星·小鳥」展覽時，就請楠梓特殊學校的葉旭培老師指導，設計了浮雕圖卡，文字與點字並列，因為這樣陪同的明眼人才可以與視障者一起閱讀，共享展覽的樂趣；在製作「典藏奇遇記：藝享天開詩與樂」展覽的書法圖卡時，葉煌凰發現到另一個問題，原來現在的啟明學校是直接教視障生點字，已不教他們漢字楷書了，所以他

們摸到書法的圖卡時，並不認識自己摸到的是什麼字，因此導覽員必須向他們解說摸到的漢字，並以身體作為度量的尺寸來告訴他們，這個字原本有多大，比如像「有你半個人高，兩手張開那麼開」。此外，由於製作點字與可打印製作浮雕的紙材台灣並沒有生產，該紙材不是從日本就是英國進口，製作的成本高，且只能少量生產，而高美館本著回饋社會的心情，在展覽後亦將部份展覽書贈與楠梓特殊教育學校當教材書。

葉煌凰認為，她越投入就越發現將視覺符號轉化為觸覺語言的「閱讀」服務，這領域還很寬廣，但做的人又很少，她也沒有預設美術館投入這樣的導覽服務會得到什麼效力，但她認為就是要讓視障者產生興趣，想方設法的讓他們來這邊感到愉快，雖然不可能立竿見影、馬上就能看到



1|2|3

1 高美館舉辦米羅的「女人·星星·小鳥」展覽時設計浮雕圖卡，將文字與點字並列，讓陪同的明眼人可以與視障者一起閱讀，共享展覽的樂趣。(攝影：林宏龍)

2-3 高美館製作提供視障者使用之「典藏奇遇記：藝享天開詩與樂」展覽書法作品圖卡，因啟明學校已不教漢字楷書，而直接教授視障生點字，當他們摸到書法的圖卡時，導覽員必須向他們解說摸到的漢字，並以身體作為度量的尺寸來告訴他們這個字原有尺幅。(攝影：林宏龍)

績效，讓每個視障者都願意來逛美術館，「但假如不跨出這一步，那麼就一個都沒有了。」

### 從視障服務中發現閱讀藝術的真諦

雖然視障者是最不可能進入美術館的弱勢族群，然而張淵舜卻從原本是為了視障者解說影像的「口述影像」服務中，發現可將該項服務的訓練導入志工的導覽教育。張淵舜談到，之前「國際身心障礙日」時與導盲犬協會一起合辦盲人朋友的電影欣賞會，邀請「口述影像協會」的老師來為「聽眾」講述電影裡面的內容。這種講述方式必須排除自發性的心理感受，針對影像或物件可以發現的細節作描述，比如講述者不會看到畫面說「好漂亮的黃昏」，因為「好漂亮」的形容詞，對視障者來說沒有意義，他必須透過影像的描述，來想像整個畫面的氛圍，例如「畫面左上方的夕陽呈現金黃色，雲朵非常厚重，有密集的漸層，所有的漸層也被光線照耀呈現金黃色，畫面的右上方可以看到有一群鴿子從右而左飛過去，畫面的下方是一大片金黃色的湖面，湖面上有一些人坐在船上釣魚」。

觀眾看完展覽常會說「展覽好棒，作品都很好」，但是好在那裡，卻說不出來。張淵舜指出，因為一般人「觀看」作品，只留下整體印象，並沒有深入到作品的細節，而導覽志工或許會介紹這件作品的歷史脈絡、藝術家生平，觀眾聽了這麼多線索，卻沒有進入到作品的畫面。因此，張淵舜希望可以透過內部的培訓課程，讓導覽員具備「口述影像」的專業，不再只是觀看一件作品，而是深刻的閱讀一件作品，描述這個物質現象如何被產出，揭發這些作品上的所有表徵，讓藝術導覽可以變得很幽微、很深刻的視覺體驗。

在主要的身心障礙類型中，視障者可說是最不可能接近美術館的「視覺藝術絕緣體」，但高美館卻在視障者服務上花最多力氣，也從中獲得翻轉美術館的力量。張淵舜表示，如果高美館要帶給觀眾比較深入、某種藝術可予人的啟發，那絕對不是知識性的，而是可深刻觸發生命經驗的東西，「這東西來自我們對弱勢對象的關注、持續地再學習，可以去理解他們，並重新養成我們的專業素養。」